

羅麗如、詹連詠潔訪問

日期：2009年3月24日

時間：下午3:40至5:45

地點：土瓜灣上鄉道羅富國校友會小學

受訪者：羅麗如女士（羅）、詹連詠潔女士（連）

訪問者：梁操雅博士（梁）、劉思詠小姐（劉）、黃浩然先生（黃）

黃：請問兩位在哪一年入學？主修什麼科目？

羅：你先說吧。

連：1947-1949年，入中文部二年制。那時修的是歷史、地理。當然中文、教育，那些是必修，還有手工。

羅：我是1970年秋季入學，1972年夏季畢業，隨即工作。我們羅富國是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，英文科是必修的。我也有修中文科和體育科，其他的教學法也是必修的。

黃：那時是每一科都有教學法？

連：每一科都有教學法的。

羅：對，每一科都有。

黃：例如社會、健教那些？

連：各科都有。例如手工科也有的。李援華先生是第一屆校友，也是我們手工科的老師。那時的校長是鄭震寰...後來是Hallowell...

羅：學制從前輩到我那時已經改變了很多。每一科都有不同的教學法，因此每一科也要讀教學法。當然教育理論是必修的，因為作為準教師，我們一定要掌握教育理論，明白什麼是教育，才可以兼顧教育的使命。

連：那時在般含道（註：羅富國校址），隔鄰是精神病院，現在好像變成了小學。

黃：可否談談當時般含道的校舍？

連：那時是很舒服的。...有兩層、三層，樓下有噴水池，是很漂亮的。人少少，都很舒服的。

羅：我未曾在般含道羅富國的校址讀書，但曾經參觀過。這間大廈真是一個古蹟，值得保存。歐陸式的設計，那個小校園有一個噴水池，非常別緻。校內有一條旋轉樓梯，現在也保存着。現在保存的古蹟來說，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建築物。

連：那時我住在深水埗，唯一是乘渡海輪過海，然後步行到校，那時是很刻苦的，行「長命斜」上，再行般含道過去，不是乘車的。那時我有 80 元津貼。

黃：那時也有津貼的？是怎樣的形式？

連：是要申請的。80 元也算足夠，所以是很刻苦的，不乘巴士，只走路上學，唯一是必需乘船過海。

羅：我那時已經改變很多了。那時有兩種津貼，一種真的給錢予入學的同学作生活費，另外是貸款，我們畢業工作以後需按期還的。所以我們那時讀羅富國，環境過得去的也可以申請；環境差的，津貼加貸款也未必足夠。

黃：津貼大概有多少？

羅：真的忘記了。但真的不足夠生活的。

黃：那麼便需要出外打工？

羅：當然了，我們很多同學都需要額外兼職，才可以負擔起自己讀書。

黃：那時會有什麼工作？

羅：我們有些同學會出外做補習社老師、教夜校等等。

黃：談起補習，聽說羅師附近有些村落，羅師同學也會當義務補習。

羅：沒有聽過。

連：我那時沒有去補習。全心全意做一件事。教書時也沒有去補習。

黃：爲什麼兩位會選擇入讀師範？

連：我讀羅富國之前曾經教過一年私校。記得 1946 年暑假，考羅富國口試的時候，問我喜不喜歡小朋友，我說：「喜歡，但不是一行鼻涕那些。」於是沒有取錄我。我便去了教書。我覺得我還是有興趣教書。那時的私校有 60 多人一班（後註：月薪 80 元），第二個學期我到了廣州大學的廣大中學附小（後註：月薪 100 元），一班人數稍爲少一點，有 50 多人一班，也有很多工作。

羅：我自小很喜歡教學，因爲我在家中是大家姐，很多時也要教導弟妹，教學是一種使命感。自從畢業以來，完成中學畢業後，我也試過教私校，但覺得私校的環境和工資都是可恥的。所以我一定要進入師範學院作專業的培訓，有專業的資格，我想薪金也能維持正常的生活，因此我便進入了羅富國師範。我覺得這條路是我選擇的。

連：香港淪陷以後我跟先父去過大陸，在坪石那裡考過國立第二僑民師範學校，讀了一年半，在國內讀師範不用交學費。在國內也受過教育的薰陶。回來以後（註：回到香港），也因爲家中的境況，沒有錢讀大型...要交學費的學校，羅富國不用交學費還有津貼，所以一方面是興趣，另一方面是境況問題。

黃：兩位都有提到私立學校，可否談談當時的社會情況，學生的就學情況、社會經濟情況如何？

連：我在私校任教時，那時住在福華街，後面街那間學校一層樓，是複式教學。當時的學生是很艱苦的。那時的小學不是很有規模的（後註：未註冊時，月薪 60 元；註冊後，月薪 80 元）。後來在羅富國實習便不同了，正規學校又不同，畢業後到官立學校教又不同。那時的私立學校只有一層樓，幾個課室。

黃：戰後的社會也是百廢待興的？

連：對，我小時候是在小規模的學校。

羅：我畢業時已經是七十年代，七、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已經起飛，普及教育是後來才做到。但那時學童多，學校其實是不足，所以在當時教學，我是教小學，課室是擠滿小朋友，數量是很多很多的。後來有了規範，直至普及教育時，學校便多了，一年建很多間，平衡了擠迫。那時經濟情況，人們都有飯吃、有衣穿、有屋住，不是太差了。

連：那時有救濟包派給學生。有餅食，和一些東西派給學生。暑假時，教師要幫

忙去派發哩！

黃：或者再問關於校舍。剛才談了般含道校舍，沙宣道的校舍又是如何？

羅：沙宣道的校舍，是近西區的瑪麗醫院，那裡的環境相當不錯，每一天下午日落時更加迷人。校舍很大，不高，最高也只得 5 層，甚至只得三層。因為它是依山而建，球場等也是成一個梯級。那裡有宿舍，宿舍只得兩層，沒有電梯。大家在那裡學習，是很舒適的環境。裡面是自給自足，有宿舍、飯堂、有休息地方、有溫習地方。地方不算很大，但設備很齊全，有禮堂基本設施、圖書館也有，真的不用外出。享受一個很好的居住、學習環境。

連：比起般含道好得多。

黃：般含道沒有宿舍的？

連：沒有。

黃：上學很遠的？

連：要走上學，除了乘船過海，其他就是走路。

黃：那時的上課時間是如何？

連：是整天上課。入學時我那班同學有五十多人，畢業時有四十五人。第四屆的人少，我們那一屆人多些。有些從國內來的。我那時在廣州讀了一年，然後在羅富國讀。我是在香港生長的，出生雖然在廣州，但幾個月便來了香港，一直也在香港。

羅：我們的上課時間很有規律，上午八時便是第一課，很多時一開始上課，便分開不同科系，分開組別。有些時候在禮堂，一個很大的，其實是集合全屆的同學在一起，大約有一二百人坐在一起。例如上教學理論的時候，我們會在一起。但分科讀英文、體育，便會分開到不同的課室、不同的場地。如果我們中間有些課不用上，便會到圖書館或學生休息室去，住宿舍的會回宿舍休息、或者在飯堂，大家坐在飯堂一起討論功課。

黃：你提到課餘有很多活動，除了剛才提到的，羅師的戲劇也很有名。

羅：對呀！對呀！但我想讓我的前輩先講一下，因為她為羅師戲劇盡了很多力，

甚至我們學校...羅富國校友會辦學，都是用戲劇來做籌款的。

連：我們那時有唱歌，合唱團唱歌、有銷票、有找家長捐錢，也有演劇，例如莫紉蘭做話劇；我做過前台票務工作，後台佈景、道具、服裝、提詞也有做過，只是沒有做過演員。那時銷票，我得到冠軍啊！我們籌款建校出了很多力，現在看着他又轉手又給了別人，其實是很不舒服的。不過那是一個過渡措施，沒有辦法！

羅：至於那時戲劇，在我們教育方面用得很多，甚至我們有戲劇組，與外面的大學是有比賽的，據我所知，不過我完全沒有參與，因為我需要放學後出外謀生，為我的生活費、讀書的費用而出外工作。我聽同學說，他們在戲劇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，不同的崗位都盡心盡力去做，在這麼多的大學、學院中，羅富國是經常獲獎的。他們去比賽的場地也是很受歡迎。

黃：可否說多一點關於這間學校籌款的情況？

連：莫紉蘭做《英雄美人》，這裡有莫紉蘭演出的劇照，那時還有很多活動，有唱歌、夏令營，那時的夏令營是多姿多彩（後註：上午學術研討，下午和晚上各種活動，一期是八、九天。），很活躍的，有百多人參與，我那時是做康樂理事，很多活動也做過。在學的時候（1947-49年），我們除了上課外，還做很多會務，例如出版刊物，用針筆，在鋼板上寫蠟紙，印、刮也要親手做。同學們都很合作。

羅：我聽前輩說，他們為了建立校友會學校，他們真的籌募經費演戲劇，請社會大眾捐錢。他們花了很多時間，例如做佈景，真的自己做的，沒有專業人士幫忙。他們已經是專業人士了，因為他們為了學校，四處問別人怎樣做，佈景全都是自己做的。當然我們有些校友在戲劇方面的造詣很高，加上其他人的支持，學校因為校友會的戲劇表演而籌募了很多經費。前輩都引以自豪。

連：蘇偉權當佈景的總指揮，我在票務、服裝、道具、提詞、很多方面都有幫手。那時大家很融洽，我雖然是第五屆，還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屆...蘇偉權和馮源是第八屆，莫紉蘭是第十二屆，同學們都很合得來。

黃：還有李援華老師...

連：對，李援華老師當指導。

梁：我問一個問題，在什麼情形下會有意念成立校友會？

連：這很難說。那時是李援華提出的，李援華既是第一屆，也是手工科老師。同學們都很熱心...記不起了。

梁：很難得三間師範學院都有校友會，大家都辦學。剛才大家都談過羅師校友會學校成立，羅師校友會學校的辦學理念是什麼？

羅：那時三間師範學院，羅師有二年制和一年制，葛師、柏師是一年制，羅師第八屆是葛師的第一屆，那時羅富國的水準高些？總之同學很合得來，沒有意見，落力做事，我一開始工作便被人叫做事，沒有計較，落力去做。

梁：很難得。當年同學們畢業後各奔前程，為教學忙碌...其實很難得...

連：我是第五屆，由畢業到現在已 60 年了。(49 年畢業，現在是 2009 年。) 我班同學每一個月都有聚會，其他各屆沒有像我們聯絡那麼長久，王齊樂是我班的班長。

梁：由他發號施令。

連：他不是發號施令，只是大家都很尊重他...

梁：大家都有默契...

連：大家同學都聯絡得很好...

梁：發展至 70 年代，羅會長...

羅：我相信校友會是一班對學校很有心的。對校友而言，同學很希望凝聚一起，時時有機會見面，大家一起向教育的理念或理想發展，所以有校友會，我相信校友會是因此而開始。至於辦學，因為當時政府想設立更多學校，校友會被邀請辦學，所以當時數間校友會一起辦學，很多環境令校友會這機構辦學。當時我亦很相信李援華先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他不單是老師，更是一個領頭人，所以我們辦學的籌款都是用戲劇，就是這原因。一個老師能帶起，舉起旗幟，很多同學都會跟着一齊做。大家的感情又好，大家都希望以一種赤子之心為香港的失學兒童辦學，讓他們得到受教育的機會。我覺得是順理成章的一回事。

連：所以我讀羅富國兩年，選手工是李援華教，畢業後複修，又是跟李援華學手工，學了兩年。

梁：延續下去的問題，羅師校友會小學成立，一直的理念、校訓是什麼？與羅師有沒有淵源傳承下去？

羅：根據前輩所說，當日因為失學的學生太多，街頭亦有街童，他們從辦夜校到辦有規模的小學，過程亦是艱苦的。他們成立這學校，校訓是「博學敦行」，即學問上要廣博，德行上要培養良好的香港市民、年青人。我覺得這校訓是很有意思的。而且我聽以往的校長說，他們收生是不會因為他們的家庭環境，甚至有很多的資助措施，有教無類。今天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，要紀念以往學校一直以來在教育上的功績。

連：最初我們是借軒尼詩小學作夜校上課，我們都去那裡教。後來籌款建校，便是這個校址（羅富國校友會小學）。我當過校董，又當過理事。

黃：軒尼詩的夜校是怎樣的？在哪年開始辦？

連：在這裡建校之前。哪一年記不起了，只辦了一年。

黃：只辦了一年便籌款建了這裡？

連：然後有唱歌、籌款、演劇、義賣等(由校友們製作物品)，後來物色到這地方建校。那時有 12 班...

黃：當時這裡有很多工廠，環境是怎樣的？

連：環境，不是高級的...是普通平民化...

梁：環視附近有很多學校，當日選址，這裡是否新興的學校區？

連：可能是吧？

梁：...五十年代有擴校計劃...前瞻一下羅師校友會在將來向着什麼目標進發？

連：後輩落力點。

羅：我是這樣看的。羅富國教育學院既然已經完成了，1997 年最後一班舊生進

入大埔校園，校友會將來的焦點是和香港教育學院進行師訓承傳的配合。我知道今年是教育年，教育學院有很多活動，藉着一起活動，希望令多些校友了解教育學院，參與教育學院師範承傳活動，例如校友日的活動。如果校友經過教育學院，和我們一起聯繫網絡，我希望尋找多些校友回來，與教育學院一起享受教育年的活動，與校友會一起是有意義的組織。這是一個夢想，要時間實踐，這一年希望透過教育學院的網絡，羅師畢業生可以多些回來。

連：我覺得香港其實...雖然回歸了十年，香港還有很多人要好好教育。說起來，那些叫...社會方面知識要多於書本知識...通識教育...我覺得通識教育與我們教書時死教死讀不同，但現在通識教育要學生在很多方面都要知道，尤其最近在電視看到很多大人都未必懂的問題，如果要問小學生...我外孫現在讀四年級，他說課本佔 40%，課外知識佔 60%，我覺得這太過份了。教師要搜集資料很艱難，學生要大海撈針，家長又沒有豐富知識輔導小朋友。我覺得這要好好檢討...以前我們強迫教育是填鴨，現在何嘗又不是填鴨？要把他們的腦填得漲漲的，所以我們教師不同意通識教育太過...

黃：當年羅師的教育對畢業後的教學有什麼啟發？

連：我們是活的教育，從前我很「古肅」，但自從當教師以後，便活了起來。與學生說故事，說笑又做事，多數說我適合教低班，便教了六年半二年級，那時的學生都說很懷念我，偶爾也有聯絡，那時稱讚我是很負責的老師，但這是教學相長，最重要是一副熱心，對工作負責，對學生有愛心。那時有家長教師會，與家長聯絡得很好，從前的學生很好教，初時我捨不得罵學生，有什麼事都要先逗他們高興，自從九年免費教育便不同了。變成不合格照升班，當教師便有壓力。初時說我們不懂教，後來卻說我們教不好學生，其實這是制度上的改革問題。(教師就變成「代罪的羔羊」!) 我在摩理臣山官小做了二十一年，那裡出了許多社會上知名的、傑出的、各種高材生和名人，大家可調查一下就證實了!

羅：我覺得經過羅富國的學習，再出來進行教育工作，我有很大的成長，眼界是擴闊了。我一直在填鴨式的教育中學下成長，但我在教育學院學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。我認識到教育理論，認識每一科需要用的教學方法，我會用到一種多元法，用不同角度，把教育、教授學科進行，不似我成長時用的填鴨式，讀完便考試這樣簡單，我會用多元化去啟發思考，那時已經有用這種教學法。未經過好的教育學院的訓練，只把自己的教學法用出來，我覺得不會對教學有幫助。

黃：你覺得當時哪位老師的啟發最多？印象深刻的？

羅：我覺得我...我是選修體育科的，我覺得一位 Mrs. Wong，我們叫她黃媽，真的很像一位母親。很關心學生，很愛護我們。她很真實地與我們研討體育科的教學，和一些健康之道。我最深刻印象便是黃媽，我還記得她，到今時今日還與她有聯絡。她很健康，我便高興。

連：李援華先生是很好地教育我們，我們都很敬重他。後來他離開了學院，我們還有與他做朋友，甚至他去世的時候，我們都有送他。另外，例如劉選民先生他也很耐心地教導我們。另一位教地理的丁教授，他很有知識，每一節都教不同的東西，這一節說了這些，另一節又說其他，因為他知識很廣博，結果我們學到不少。其他的老師也很好，我們上課時都很循規蹈矩。

黃：羅師的校風也很自由吧？

羅：我同意。老師給我們很多啟發，不是以填鴨式來要我們學他教的東西，而是要我們自發使用教學法，例如在實習中使用學過的教學法、本科的知識等。如果我們做得不足，也會給我們很多意見。他們不會用責罵、不公道的批評，他們會給我們很多容忍，讓我們成長。我覺得他們是做到這一點。

連：我們那時去實習都要做教案的。

黃：或者說說實習時的經歷？

連：哈哈...都和學生很好，因為準備充足嘛。對學生都...很自然，都很受到他們歡迎。這都是老師教導的，我們也很嚴謹地去做，所以後來...我當老師時，我對學生也是向他們灌輸我的責任心，和教他們如何負責任地做好工作（正派的待人接物）。我現在做義工，做事都是憑這種熱誠和責任心，樂觀去做。

梁：還記得實習在哪間學校？

連：那時去羅富國附小，偶然去其他的。

羅：我實習時很循規蹈矩，教我們的老師都給了很多意見，看教案是否完善才出去做，因此我覺得實習沒有什麼趣事。唯一一次是實習時教游水，我不知道我的老師已經高高在上——在第二層的露台觀察我如何做，我便跟着教案和預備好的東西做出來，下課後學生回校，我的老師才出現，告訴我已經觀完課。我不會覺得出奇，因為我都是依照老師的教學及教案去做，實踐好了就是完成，我不會怕實習時給老師批評，沒有這種負擔。

梁：那時是 uninformed 不會預先通知的？

羅：不會的。

連：我們對學生很親切，時常面帶和藹笑容，到現在也是。...有人說經常見到我笑，可否給我看看不笑的樣子？他問我的時候，我也是笑着說，我說我做不出「慚」和「哭」的樣子，這是一直以來受老師的薰陶和自己教學相長的經驗，然後培養了樂觀，對人誠懇，做事負責。

梁：我聽到，羅師可以教中學教小學，其實不知兩位是否有教中、小學，兩者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？

連：別人說羅富國出來的，要教得中學，所以我後來被調去九龍工業中學。我教了三十六年小學，十年中學（後註：合共 46 年了），所以樣樣都要懂。最初我覺得很侷促（後註：因為在小學，學生叫我「連老師」，但在九龍工業，學生都叫「詹太」，雖然我實在是「詹太」，但最初聽不慣的！），但後來已經習慣了怎樣待人接物。所以現在...甚至現在教普通話，我也有受訓過，現在有教長者普通話班，已幾期了。

羅：根據制度，我們可以教小學，也可以教中學，不過中學只可教到中三為止，中四中五是不可以教的。我自己本人喜歡小朋友，小的小朋友，因此我一直都是教小學。直至我進了教育署做其他工作，我沒有做過中學教師。我知道後來制度改變了，把教師培訓分為小學組和中學組。我對這個制度不很了解。

連：那時我在九龍工業，五班中文、五班中史。中一至中三，學生每天上九節課，我上七節。35 分鐘一節，你想想五班中文、五班中史，備「六味野」。那時真的很艱苦。那時未曾回歸，一般人對中文很歧視，中文老師不受尊重，又要當班主任，又要帶課外活動，我又要訓練他們朗誦（得過獎），要做很多工作，很忙很忙。晚上又要到校友會去做會務，由朝忙到晚，不過也鍛鍊了自己做人做事。以前有老師曾說：「越忙越有趣，越閒越無聊。」

梁：很充實。換一個話題，七十年代，香港老師相對敢言，我知道前輩對同工同酬發過聲。不知兩位對這方面有什麼體驗？

連：我 1949 年「出身」時，男士月薪 300 元，我 240 元，即八折。我工作了十一年才結婚，結婚時我遞信通知當局我要結婚，卻又要遞一封信希望再獲聘。但再獲聘後，政府隨時可以「炒」我，是「浮職」！男士的兒女去外國

讀書，一年有三次免費機票來回；女的沒有丈夫和兒女津貼，「寡人」一個。後來我們「官非會」薪酬鬥爭（1972年薪酬鬥爭時，那時有很多活動，晚上又去寄信，往往半夜後三時才回家）。72年以前，津校教師的工資少於官校教師。薪酬鬥爭之後，津校教師與官校教師一樣待遇。72年做了薪酬鬥爭，73年才公佈同工同酬。我們還要申請，希望政府給我同工同酬。以前有很多不合道理的事，但那時一來沒有力量，二來沒有資金撐自己。所以祇是為口奔馳，不懂發聲。現在同工同酬，比較合理一些了！

羅：我在羅富國教育學院讀書那兩年，已經醞釀這件事。適逢72年是這個運動，我們當時的學生會與其他教育學院的學生會，和一些大的教育機構都搞了同工同酬。73年我真正在學校工作，也曾參與罷課。但我對整個運動不太了解，只是參與。我真的很感激當時落力做很多運動的人，我們是坐享其成，我有這樣的感覺。我們只是參與，但已經享受到同工同酬了！

連：那時日間工作，晚上做會務，甚至夜半三時後才回家，幸好沒有「家變」，伴侶也諒解。

梁：這方面你們的投入，...有沒有什麼問題？

黃：連老師提到羅富國附小，情況是怎樣？在哪裡的？

連：應該在港大那邊，未到轉彎那邊。現在怎麼了？

黃：應該辦了幾年便沒有了。

連：我不清楚。那時行過一點，低了下去那裡，未到大學堂轉角那處。

羅：是不是英皇？

連：英皇過一點。

羅：我從來沒有聽過。

連：那時辦得很好的。

梁：是什麼人辦的？是羅富國教師辦的？

連：是附屬機構吧，不知道呢。...那時是很有名的，因為那時我們實習生在那裡

實習，是很正規，很好的。

梁：不是實驗小學？是正式的學校？

連：一間小學。

梁：其實很早已經有體驗。

連：具體情形沒有留意。

羅：應該是像現在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的機制。

黃：那時的校長是鄭震寰先生？

連：不是，好似...不記得了。

黃：那麼羅會長時的校長是 Mr. Hinton?

羅：對，沒錯。Mr. Hinton 是當時的校長，是很好好的英國...

梁：是不是 Rowell?

連：問馮源會清楚一點。

梁：我想這個可以再探討。

劉：羅師戲劇很有名，會不會在教學應用得了？

連：有些時候會叫學生扮演些什麼，讓他們容易吸收一點。

梁：剛才聽莫紉蘭說，戲劇很有用，尤其是表達和準確性是學問...

劉：羅會長有沒有戲劇教學?

羅：我自己在接受中學教育時，上英文課時會扮演的，所以我剛才說，不只中文課，語言課，中文、英文，戲劇教育是可以增加學生對學科的興趣、表達、和自信心。我想戲劇教育是很多這些功能。我自己教學工作反而沒有用戲劇作教育，可能是我在羅富國兩年內，沒有參與過任何戲劇組的工作，所以未

曾嘗試過它的好處。

梁：問一個個人的問題。剛才你說修體育，你會教什麼科？

羅：中文、英文、常識等科也需要，可說是「一腳踢」...

連：...我們每一科都要教，要萬能...工作要鍛鍊你成為萬能。

羅：我覺得我們適應力很高，不怕困難，有什麼工作，只會想用什麼方法去做，而不是抗衡它，我們適應力高，想想有什麼方法解決問題，而不是去逃避。

梁：謝謝兩位。